

一心向党

渠 川 等 著



華南人民出版社

內 容 介 紹

本書包括兩篇故事，一篇是『一心向黨』，另一篇是『吳振安的故事』。『一心向黨』是講解放海南島以前，解放軍某部『水上訓練隊』的一位戰士，在執行通訊聯絡任務時，他的小船被暴風颳到了敵人佔據的海岸，情況是很緊張的，可是他堅苦卓絕的戰勝了種種困難，擊斃了一個特務，最後在羣衆的協助下找到了自己的隊伍。

『吳振安的故事』是講解放軍戰士吳振安在水上練兵時的勤學苦練精神和渡海作戰中英勇頑強的戰鬥事蹟。

書號：(穗)0414

一 心 向 黨

著 者：渠 川 等

出版者：華南人民出版社
廣州大南路四三號

發行者：新華書店廣東分店
廣州永漢北路二〇六號

印刷者：廣 州 印 刷 廠

7,501—11,000 1953年8月初版
每冊定價1,900元 1953年9月初版第2次印

本書字數 34,255

目 錄

一心向黨·····	渠 川（一）
吳振安的故事·····	賴 君 輝 涂滔、華先插圖（二元）

一心向党

渠川

劉金堂在指導員面前，孩子似的抽抽搭搭的掉淚。隨着眼淚辯引出這樣一段故事。

一

我從連隊抽出來學習，那個時節，團裏「水上訓練隊」住在北棟坡那個港口上。

眼看著要過年了，那天是臘月二十八，晚飯以前，分隊長告訴大家，那隻兩桅兩蓬的八號老黑船擱淺在海灘邊了，離北棟坡還有二里路，被兩塊石頭夾得緊緊的開不動；打算趕下半夜上潮，把船開回港口來。吃了晚飯，我跟着分隊長帶着八個船老板就上船了。

天剛發黑，老遠影影綽綽的看見從南橫港那邊開來了兩條船，沒開到港口就下錨靠岸了，我們喊了兩三聲，招呼他們往港口裏開，那邊也

沒答話。這時節可巧又起了風，船教風吹得擺來擺去，分隊長急眼了，怕他們不清楚這邊地理，撞壞了船，就下令給我：『劉金堂，你去聯絡聯絡，叫他們開到北棟坡去。』

船離我們還有二里多路，解下拴在船後尾的小舢板我就跳上去了。分隊長在七連當班長，我在小砲班沒槍，他就遞給我他那枝衝鋒槍叫我揹上。我划起了小舢板，帶着個船老板，向那邊猛勁的搖去了。

划出去不到三百多米，黑呼呼地起了一陣大北風，海沿上都掀起了兩三尺的浪頭，小舢板讓浪頭打得前仰後跌，橫倒豎歪的，兩個人渾身上下全濕了。我拿着櫓，船老板看這情形，慌裏慌張的想拿竹竿子撐住，可是不行啦——竹竿子已經插不到底，吐嚕一下，船就溜出去了。

搖了老半天，越搖天越黑，越搖離那兩條船越遠。雷州半島成了道黑線，約莫隔着有三十多里路了。

風越颼越緊，有時還下點小雨。

船老板慌了，哇啦哇啦的跟我說着我不懂的話。他指了指我的槍，又向天上比劃了一陣，我才明白了：要我放兩槍。意思是要我向岸上發個求救的信號。

我一樓機，連打三個單發。船老板不吵了，可是還不安穩，一會站

起來，一會坐下，一會又看看四周。

大半夜過去了，風還是沒停，反倒變成亂風了，忽東忽西。我聽有經驗的同志講過，這種風最不好捉摸。現在方向也辨不出來了，海上浪頭還是一掀丈多高，像是要把這小舢板吞下去似的。船裏灌滿了水，一會就沒過腳跟。

駛船我是不大在行的，終也沒敢放開櫓。攪盪了一夜，自己也是頭暈眼花的了，哇哇的直吐清水，心裏翻騰得難過，可是我不能放手和悲觀失望，有一分力量也要掌住櫓，搖到岸上來。船裏水滿了，我就右手抱着櫓，左手一勺一勺的舀水。一宿過去，渾身發疼。

船當然是沒有來，在距離三十里路的大海上，衝鋒槍的動靜那能聽得着。

天亮了，風停了。天連水，水連天，清一色是魚肚白，看不着陸地，也沒隻船。太陽升起來，我決定向東北方向搖，看水流往西，我們的位置大約是在北棟坡的西南上。

搖啊搖，搖了一清早。一架敵人的小飛機從海上一掠過去了，歇一會就聽見北邊大砲隆隆地響開了，我尋思砲響是雷州半島，就朝那個方向開。肚子裏咕嚕咕嚕的又餓又渴，喝了兩三碗海水，鹹苦不說還不解

渴，我忍不住，撒了半勺尿閉眼喝了。船老板更不安靜，舵心白天會遇見兵艦，又怕漂到海南島國民黨會槍斃他。

我心裏怪氣的，可又不能責備他兩句。我只好說：『稍停點想出辦法來，有困難可以克服，還能向大海低頭，等着死嗎！……只要餓不死，船翻不了，就能搖回去。我還要參加打海南島吶。』

漂呀漂，又漂了一白天；下晚月亮出來，又朝着月亮搖。算起來，整漂了一天兩宿，到了下半夜又看到陸地了，我叫船老板判斷，船老板看了半天，告訴我說是四塘（雷州半島一個港口）。天亮以前，我們就靠岸了，船老板拿竹竿試了試還有腿窩深的水，撲通就先跳了下去，我看他跳也跟着下了水。底不清，淨是石頭塊子，我想：不是四塘吧！可不是海南島呢？

船老板走的快，拉了我十來步遠。我說：『這大概是敵人的地區，你不要離開我。』船老板却不理我，他登上岸，不回頭的猛往前走，我想大聲喊他，可沒敢。我追上幾步，他却一下子走得看不見了。



不是四塘吧！可是不是海南島呢？

我把槍頂上了連發，靜悄悄的上去了。蹲在海灘上，借着月亮光看動靜，大氣也不敢出。眼前是霧氣沼沼的，看不遠。

在地上我爬了幾步，仔細看了看，向前摸了上去。不遠有個地堡羣，還有個樹障子，可沒見有放崗的。不差，確定這是海南島了，我知道雷州半島海沿兒，沒有地堡。

我抄起槍來，想往裏走，約莫着前面會有村莊。從一墩子一墩子的鳳尾草當中穿過去，走了有一里半路，前面又碰到海了，正趕上漲大潮。我掉頭又往南走，半里路，還是一片烏亮的海。我犯愁了，出了一身汗：『怎麼辦？』

我頭一回感到這樣的孤單。我這邊發傻，天那邊也就朦朧亮了，影綽綽的看見先前那個地堡羣和樹障子，離我不過三百米遠，我趕忙的找了個大草墩子鑽在裏面。

天放亮了，我扒開葉子隔一會就瞭瞭外面。不大工夫，看見三四個敵人在地堡外面，像是剛剛起床閒溜躑，歇會又看見一個傢伙挑着水

桶下來，慢悠悠的走到兩道漫崗當腰的溝裏，用個瓢一下一下的舀水。我在這個草墩子裏還不錯，爬一會坐一會的呆着，能看見地堡羣，還能看到海。不久我明白了：我們登陸這個地方還不是海南島，它的南邊和海南島隔了一道海叉子，這是個小島，南北有一里多路，東西就不知道了。

我坐着，兩手摸着膝蓋，腦瓜擱在胳膊上，低頭光想事。我把登上小舢板到上岸這兩宿一天在海上的情形從頭想了一遍。我先怪那個年輕的船老板不該跑，丟下了我，人生地不熟的，不了解情況；又一想，剩下自個倒也倒索……。

可是，我不能老爬在這裏，我還能乾等着當俘虜？敵人發覺不了，餓也要餓死我，我得想辦法走出去，我得滿過這道海叉子往裏走。我想起指導員常講的話：『海南島有座五指山，五指山佔了海南島的一大片，這一大片全是解放區，是打從土地革命就開始開闢了的老根據地。在早馮白駒將軍幾十個人吃野菜蓋芭蕉葉，艱苦的堅持鬥爭整整二十三年，和我們比起來就得叫老老大哥啦。……』指導員還說過：『上岸六七十里就是我們地區了。』可是我要朝那個方向走呢？

『朝裏走就是。我找解放區去，找隊伍去，找黨去。』

我拿定了主意，抬起頭來腳一蹬，差一點站起來冒草墩子去。我扒拉開葦子又瞭了瞭海叉子，這功夫看得真清楚，南邊離陸地還有五六十米，落潮的時節，當腰就露出兩溜沙灘。到晌午，有許多婦女和小孩，屁股上掛着小竹簍子，在那裏摸蟹子，也就是浸到腿上的水。到下午晚漲滿潮的時節，才浸沒了那兩溜沙灘，兩道河歸成一溜道。

我計劃着晚上走，就注意着有多少敵人。看看那邊的村莊，看看晚上走那條道，看看海水落潮，眼睛不聽指揮的就睡着了。

一覺醒來，摸摸衣裳，還是潮漬漬的，我坐了起來，肚子裏空得發慌——兩天沒吃東西了。

這一天過的真慢。我回頭抄起衝鋒槍來，想該擦一擦，下晚還要靠它對付敵人。我一件件大卸開了，可巧，木把子窟窿裏還有個化學小油壺，一塊小布，費了半天功夫，把槍筒子、撞針、大簧、小簧、梭子、子彈全擦遍了，查了查子彈：還有二十二粒紅屁股好火。我心裏說：『遇着一個兩個敵人，沒關係。』

天黑到幾十米以外看不到人的時候，掄起槍我就出了草墩子。嘴裏發乾，我想起頭晌午敵人留水那地方來了，我尋思也許有口井，不如先喝足了再走，到那邊找水怕困難。摸到那裏，原來是一口缸放在溝裏，

水滿滿的，我爬在地下用手擦着，喝了一氣，甜甜的，涼涼的。

到了海邊，就漲潮了。我站了幾分鐘，猶疑了一會，往前看烏亮亮的一片水，一眼看不到岸沿。下定了決心，把脚上一雙布鞋脫了下來，插在後腰皮帶上，扛上槍就下去了。倒是沙底，鬆鬆軟軟的不扎脚，可是，海水不比河水穩，越走越深，到浸腰深的水，我有點膽怯，回頭一看，走了一多半了。

「寧可淹死，不能叫敵人抓去。」

我把槍大攆起來，平攆着胳膊就向前淌了過去。水還是越走越深，身子一截截的被水浸濕，涼酥酥的。水直溜到胳膊窩，才漸漸淺了，身子也一點點輕快啦，三步併兩步就上了岸。

敵人還是沒有發覺。我把槍拿下來，想穿上鞋，一摸，剩一隻了。這是雙大鞋，濕濕的穿在脚上，脚在鞋裏直打滾，真不好走，就一氣把那隻也撇到海裏去了。

三

光着脚片子我就上了道。吹陣風來，不由得打了個冷顫。白天我在

草墩子裏看得清清楚楚的，知道西邊海沿兒上村子密，一里一個，還連成一堆的大村莊。我便找空隙走，不走大道。走着走着聽見狗叫了，鬆一陣緊一陣的。四外都有手電筒擺來擺去，可這一帶村子都叮叮噹噹地打着鑼鼓，我想大概是快過年了。

看了看天，連個星星都沒有——陰天。糊里糊塗的走了十幾里路。腳割的慌，又冷又餓，感到沒有一點力量，找了個樹樑子我就躺下。昏昏沉沉的睡了一覺，約莫有一個多鐘頭，凍醒了，爬起來又走了十幾里路，東方放亮了，忙着找了塊茂茂實實的甘蔗地鑽進去。不遠地方有部隊跑步下操，喊着『一、二、三、四、』，大道上汽車鳴鳴的叫。

坐在地裏沒事，摸了摸自個的口袋裏還有入黨志願書，一萬元人民幣，一塊手絹，還有一塊廣西戰役時羣衆慰勞的光洋。我只把光洋留在外邊，那三樣東西包在一塊挽在袖管裏。在我身前身後，全是一棵棵粗綠粗綠的甘蔗，迎着風在我眼前擺來擺去，我想甘蔗是好東西，一嚼一股水，又甜又涼，便伸出手去折。

叭！一聲槍響。我趕忙爬下，穿過甘蔗籬我看見四五个老百姓跑着，後面跟着三個提了槍的國民黨匪軍，一邊追一邊罵，一個老百姓倒下了，匪軍向他打了一槍，沒再追跑了的那幾個，只打了四五槍：回

頭順手在道邊砍了幾根甘蔗，搖搖擺擺的走了。

這大概是老百姓不願給國民黨匪軍修工事。看到這情形，自己心裏發急，恨不得提起槍掃他一梭子。

從這天起，我天天就藏在甘蔗地裏，不然就在樹樑子裏。有時候吃點甘蔗，有時吃點野菜，碰見水喝一點，入黑的時節我就出來走，看風判斷好方向。餓、渴、疲勞，走不多，從傍晚走到亮天，一宿分幾氣兒走，還走不出二十里路。五六天了，沒碰見一個游擊隊。心裏着急的就像一團火在燒，火苗子也像冒出嘴來，圍着嘴起了一團火泡；泡燒破了，淌出血結了疔疤。

六天當中，我走路也在尋思：我是被國民黨抓出來的，一九四七年在威遠堡門解放過來，成了光榮的解放軍。同志們跟兄弟似的，班長照顧我，指導員也處處幫助我。自從脫離連隊，漂到海南島來，孤單單的一個人，誰知道我是死是活？我又想海北部隊正練兵，早晚要來解放這個島子，日子不會長。有次參謀長在水手訓練隊講話，說六個星期練好兵學本領，那時節，大夥議論，都說用不了六個星期就要打海南島。想到這，心裏像輕鬆了一點，心想找不着游擊隊，到處轉遊轉遊也能等上隊伍來。……

一個人沒事，腦瓜裏什麼都想起來了。從參軍我想到了入黨。我入黨是在立過那次大功以後。有一次全營黨員上大課，教導員告訴我們八個字，我記得仔細：忠心革命，永不叛黨。這正是考驗我的時候。我想自己參軍這兩三年，還不是從困難裏爬過來的？老紅軍爬雪山，過草地，過大渡河不困難嗎？『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

想到這個也不感覺孤單了，我想我身後還有多少萬解放軍，還有人民，還有毛主席，尤其我身邊還有一枝槍跟我作伴。……

我站起來，肚子空得貼了脊樑骨，癢癢的，餓得我直不起腰來，骨頭發酸，眼皮向下搭着，兩條腿沉的不好挪動。

第六天了，過了道漫崗，就鑽進了一條荒山溝。從打這天起，沒有再聽見敵人出操唱歌的聲音，可也沒有野菜吃了。荒山溝裏人家稀稀拉拉，漫山是草沒有路，淨走樹林子。右腳片子扎爛了。打襯衣上撕了塊布包起來，也不頂事，腿面腫得很高，傷口爛得咕嘟咕嘟向外淌膿，找了根木棍子拄着，左腳着地，右腳墊着脚尖走。

走不遠，就倒下了；爬起來，再走。

一步，兩步……

我數的清，可記不清了。



走不遠，就倒下了；爬起來，再走。

第九天頭上，天暖和，足足睡了一夜，睜開眼太陽老高的了。我摸了摸枕在頭底下的槍，扒拉開身上蓋的樹葉子又向南走。走了一『骨碌』，老遠看見前邊溝裏煙霧騰騰的，不用說，有煙就有人家。我尋思敵人駐兵的地區過去了，老百姓不能把我怎麼樣，看看如果村子人家少我就進去。

又翻過了兩道漫崗，前面有個五十來歲的老頭子，正蹲在稻田旁邊燒火，藍褲掛，光腳，戴着一頂國民黨的破秧帽子。我把槍放在路邊草裏，離他有二十來米，他還沒有看見我。我擺了擺手，一招呼：

「喂！喂。」

他回過頭，半天走過來了，說話不懂。我就側稜着身子倒下了。我在道上拿棍子寫了四個字：『你有飯嗎？』我掏出白花花的光洋攪了兩樣，老傢伙一聲沒吱，從頭到腳打量打量我；我就是這身發白落色的破衣裳，帽子上沒花。他伸手又朝我身上亂摸了一陣，我也沒在意——入黨志願書和一萬元人民幣早已包好放妥當了，他沒搜着。可倒好，後尾